

检察官心有戚戚，法官陷入纠结，陪审员流泪听审 这到底是一桩怎样的故意杀人案？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晶 苏锦民 戴佳

他是体贴的丈夫，打工再辛苦，他也坚持四处奔波为妻子求医问药，毫无怨言。

他们是孝顺的女儿、女婿，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但他们却为瘫痪在床的母亲每日端茶喂饭、洗脚擦身。

但是，妻子、母亲的一声声乞求，却让他们满心矛盾。最终，他们犹豫着递上致命毒药，“送走”了至亲，也把自己送上了法庭。

法槌落下，案件尘埃落定。这一场生离死别，开头很悲伤，结尾却有了些许希望。



庭审现场

“帮我买点老鼠药，我不想活了”

6月12日，是张祥杰(化名)等3人故意杀人案判决生效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马胜利手握电话良久，最终还是拨出了余兰(化名)的电话号码。

余兰是张祥杰的妻子，也是此案的另一名被告人。同为被告人的，还有余兰的爸爸余勇(化名)。马胜利知道，判决生效，就意味着这一家人要离开他们生活了十几年的路桥，回老家湖北去接受社区矫正。但他有些不放心，怕他们在缓刑期间再做错事。“一定要遵纪守法。缓刑考验期内，打牌、赌博，这些都不可以；告诉张祥杰，喝过酒不能开车……”马胜利在电话里细细叮嘱着余兰。

余兰1989年出生，读书只读到小学三年级。15年前，她和妹妹一起，随父母来到路桥。那时姐妹俩还小，虽然父母打工赚钱辛苦，但一家人在一起，生活充满希望。

两个女儿渐渐长大，各自成家。余兰的妈妈冷燕(化名)却日渐消瘦，经常头晕、关节疼。家人以为她患的是风湿，但药吃了几年，冷燕的身体不但没好起来，反而越来越弱。两个女儿不放心，带她去北京检查，才知道妈妈患的是“系统性红斑狼疮”，还伴有脑梗、类风湿关节炎等。

打工的收入微薄，但一家人还是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冷燕身上。杭州、北京、武汉……医药费花去了十几万元，但冷燕的病却越来越重，头脑迷糊、半身不遂、大小便失禁。

2017年6月，不幸再次降临，冷燕不小心摔断了左腿。送诊后，医生认为病人基础毛病较多，手术风险很大，如果强行手术可能造成死亡，但不做手术又可能会伤口溃烂致死。

在家人的坚持下，冷燕做了手术，但术后她没能再站起来，只能整日卧床，大小便失禁严重，全身关节疼痛，还伴有湿疹，饱受折磨。

出院当天，余兰夫妇就把冷燕接到了自己的租住房，一日三餐，喂菜喂饭。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无法治愈，要靠吃激素类药维持，冷燕的体重猛涨到150多斤，瘦小的女儿余兰一个人搬不动，就由女婿张祥杰帮着翻身、洗脚、剪指甲……

病痛的折磨，让冷燕有了轻生的念头。家人端上茶饭，她常转脸推开，说：“帮我买点老鼠药，我不想活了，不如叶落归根。”刚开始，家人都劝她不要乱想。但看着冷燕在病痛中苦苦煎熬、一次次哀求，他们犹豫了……

“活着是受罪，死了才是解脱”

药是张祥杰买的。12元钱，2瓶红色液体、1包红色药粉。

2017年8月28日上午，张祥杰一早给余勇打电话，问他要不要来家里吃饭。之后，他开车接来老丈人，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。

这时，冷燕又说想吃老鼠药。余勇、张祥杰都劝她不要这么悲观，但冷燕态度坚决。

“真的不想活了？”看冷燕痛苦又坚定地点头，余勇迟疑着递上老鼠药。刚开始给的是粉末状的，冷燕倒进嘴里，却发现难以吞咽。“把那个拿来。”冷燕向丈夫要红色液体。余勇递的时候有些犹豫，但冷燕伸手一把抓了过去。

“妈妈，你别吃……”当着家人的面，冷燕喝下了毒药，看着妈妈痛苦的样子，余兰和张祥杰跪倒在床边，放声痛哭。余勇不忍心，伸手打掉了冷燕手上的药瓶。

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怪你们……”过了几分钟，冷燕开始口吐白沫。她虚弱无力地拍着女儿和丈夫的

背，轻轻地说：“带我出去转转，我要回家。”

张祥杰背起冷燕下楼，把她安置在汽车后座。张祥杰开着车，带着冷燕漫无目的地开在街上。刚开始，他还和冷燕说话，但不久后座就没了声音……

警方后来调取的监控显示，8月28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多，张祥杰的车一直在路桥的街上兜兜转转，见车就跟，毫无方向。

下午2点，余兰接到丈夫电话，说妈妈去世了。他们之后又通知了父亲和妹妹等人，准备给冷燕办后事。遗体火化需要死亡证明，一家人商量后，由张祥杰开车去派出所。

车后座上的冷燕，脸上盖着毛巾，毒发后的脸已扭曲变形，这引起了民警的警觉。当晚，张祥杰被刑拘、余勇被取保候审，之后余兰也到派出所投案自首。

为什么要给亲人喝毒药？面对民警的讯问，张祥杰、余勇和余兰都说，是冷燕多次让他们帮着买老鼠药，“活着是受罪，死了才是解脱”。

陪审员一边听审一边抹眼泪

5月21日上午9点，台州市路桥区法院第三审判庭。

法槌敲响，审判长夏俏骅看到，被告人席上的余勇佝偻着背，旁边站着他的女儿、女婿。

余勇今年50岁，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。见到法官，除了认罪，他一直央求“把我关进去，换我女婿出来”。

“药是我买的……”张祥杰一直低垂着头，只有被问话时才会抬头作答，声音很轻。张祥杰说，进看守所之后，他一直在想丈母娘去世的事情，“我心里很难受，我觉得我要对她的死负责。”

余兰在法庭上哭得厉害，几度情绪失控，每句话都是哭着喊出来的。母亲的去世让她陷入痛苦的自责：“妈妈曾经跟我说，外公托梦给他，说你在那边太苦，跟我来吧。现在，我也常梦到妈妈，她问我现在过得好不好？我说，好不好，我也想跟你去……”

余兰的妹妹和张志祥的弟弟到庭作证。余兰的妹妹说，姐姐姐

夫对妈妈很好，姐夫还为妈妈洗脚、剪指甲、喂水喂饭，“对我妈妈来说，儿子都做不到的，女婿都做到了”。张志祥的弟弟说，哥哥为了给丈母娘看病，曾几次找他借钱。

冷燕的弟弟远在湖北，公诉人宣读了他的证言：“姐姐生病十多年，余勇他们四处求医问药，对她很好。不管我姐姐是怎么死的，我都选择原谅，请求法官从轻处罚。”

面对哭得几近崩溃的余兰，夏俏骅一次次提醒：不要哭，控制情绪。但庭审还是陷入悲伤的气氛里。审判席上的两位人民陪审员，一边听审一边不住地抹眼泪。庭审结束，一位平日里阳光开朗的年轻法警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庭审结束了，好心塞……

(下转3版)



导读

传统与现代结合 网下与网上融合

宁波市“反邪教宣传月”花开花朵沁人心脾

